

重逢,在旅途

我告诉她,想家想我了,就回来

十年前的一个秋日,我买了往返机票,把苏雨送上了去往大洋彼岸的飞机。半年后一个春日的午后,我收到她的来信,信中夹着回程的机票,以及,一份离婚协议。

其实不是没有预感的。大学里四年恋爱,毕业后火速结婚,之后在远离故乡的南方城市相濡以沫,我们原本心有灵犀。后来她提出去留学,我其实也知道,是因为自己太过冷落了她:我毕业就去一家房地产公司工作,并迅速由助理工程师做到老总的助理,白天谈业务,晚上陪客户,有时候整月都不在家里睡一晚。我的身上,有暧昧的气息,有莫名奇妙的灯红酒绿的味道,她受不了。

我送她走,给她买往返的机票,告诉她,想家想我了,就回来……

和战友告别,我心里从没有过的轻松

离婚不会打垮一个忙得没有时间自怜的男人。为了未来拼命的我,需要一个战友型的伴侣。

这样的伴侣,出现得很快。我的第二任妻子是老板出国后继承他事业的女儿珂真。不是我功利,由于忙碌,她几乎是我唯一接触的女性,精明干练,聪明果断,默契的合作让我们都有知己的感觉,由钦佩而理解,由理解而亲密。亲密的结果,就是结婚。

然而,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的房地产泡沫,让我们决心“转向”。我学计算机出身,想要投资创办网络公司,她要投资金融市场。我们新婚的家,就像每天都在开听证会:计划、可行性报告、数据报表、前景分析……

我们定下五年之约:每人拿出一半的资金投入各自的项目,同时持有对方50%的股份。五年后,效益差的一方必须无条件放弃。

这场竞赛的结果是五年后,我的公司拿到了第三笔追加投资,规模扩大了几倍;她在金融市场也颇有斩获。让谁放手,都是不可能的了。

各自为政、互不服输的夫妻注定无法同行到底。公司开发的游戏上市后,业务开始稳定,35岁的我想要享受生活。她的眼中除了大盘走势财务报表,没有我的位置。

分手是和谐的,让出各自的股份,祝福对方的成功。和战友告别的时候,我心里从没有过的轻松。

我不知道她会不会再度爱上我,我不急于得到答案

恢复单身,我成了很多女人追逐的对象。可是,到哪里找初恋般不带功利的爱呢?

我开始一个人度假,一个人旅行,把充斥了整个青春的灯红酒绿、应酬算计都抛在身后。我期待着在某一天,突然遭遇我的爱情,就像大一那年的寒假……那一天,火车站的广播室里,我与捡到我钱包的苏雨一见钟情,她那么美丽,那么纯净——是的,虽然她早已离开了我,可想起她还是让我心疼。

我旅行到美国东岸的这座城市,也许是出于对苏雨的思念,我搜到她的博客,开始在她博客里提到的这间咖啡馆一整天一整天的坐着,用笔记本无线上网处理公司的业务,看信息或者玩游戏——仿佛有所期待,又仿佛,什么都不为。

那天下午天阴的,有一点风,我坐在靠窗的位置,对着电脑敲敲打打。咖啡馆的门被推开,老板热情地招呼着:“Sue, long time no see!”,然后,我听到一个熟悉的女声在回答他。那声音太熟悉,让我甚至听不清她在说什么,那声音在我脑海里掀起巨浪,嗡嗡响。

我有点紧张地站起来,脸上挤出笑容,生硬地招呼:“Hi,你好吗?”

苏雨不可置信地抬起头。隔了十年,她还是那么纯净,那么美丽。

我住进她楼上的公寓,常常以朋友的身份和她一起在校园内散步。有时候陪她去学校,看她给一群年轻的姑娘小伙子上课,讲台上的她神采奕奕的样子让我动容。

我不知道她会不会再度爱上我,我不急于得到答案。

■文/章文

乌龙爱

服务态度好

我男朋友在超市兼职做收银员,我就喜欢在他当班的时候去那个超市买东西+看望他。

某一次我又去他那柜付钱,高峰期排队,排到我的时候,他一边刷条码一边没好气地说:“我这里都忙死了你还来添乱,以后空一点的时候来,要不就排到别的地方去。”排我后面的人听到了,就说他服务态度怎么这么差,要去告他等等,他顿时郁闷了。

然后,他为了证明他对顾客非常友善,他隔着柜台一把揽过我抱在怀里……后面的人见了都排去其他柜台了……



人生旅途,相遇与分离,错过与重逢,随时随地都在发生。也许你与最好的旅伴无奈错过,那也没有什么遗憾。后面的路,自然会有新的人陪你爬山、陪你下海、陪你战胜猛兽与荆棘。也许未来的某天,在另一段旅途中,你们重遇,那就当作是新的开始,一起继续走下去……

■漫画/陈青青

很多很多年后,我们经历了他们所经历的一切,才发现其实每一个成年人都是劫后余生。侥幸在这场龙卷风里留存下来的人,仍然在用有鱼尾纹的眼角微笑,用有唇纹的嘴巴亲吻。

每一个成年人都是劫后余生

她的经历很丰富,起伏跌宕。

她长得漂亮,十几岁就当模特。自己做生意,曾经是很早的百万富翁。嫁得好,老公很宠她,三十岁出头就曾经俯瞰全国,觉得没有办不了的事。然后她的生意突然就不好做了,身家亏得一塌糊涂。老公得了病,自己患上焦虑症……那些年不知道她是怎么过来的,总之,她现在又成了一家小有名气的生活用品家具店的店主。我们在地摆满俄罗斯细花的店里聊天,她笑嘻嘻地说“我现在才明白,其实每个人都注定要经历苦难,你才会明白人生并不像你年轻时那样理所当然,你才会真正懂得珍惜手边的一切。”

傍晚的阳光扫在她并不年轻的脸上,镀上一层金。

我想起读高中的时候,每天下晚自习都经过一条长满桂花的小径,可以望见教职工宿舍昏黄的灯光,可以听到里面的叫骂,有时还可撞见满面憔悴的男物理老师,满脸泪痕的女生物老师。有一次,最惊险,一只碰得稀烂的搪瓷脸盆从天而降,落在离我不到一米的地方,在我面前转了几个圈,又哄然倒下,像极了他们的生活——中老年人的生活。

我们想象不到十年十五年以后是什么样子,但那一定是美的是舒心的快活的,因为我们不是他们,他们一定是因为太蠢太笨,才会过上这样狼狈不堪的生活。一位女同学甚至建议:物理老师活成这样,应该去自杀。

那时我们觉得天空很遥远,鸽群很愁怅,桂花很俗气,我们的脚在窗台上晃啊晃。我们的笑声还没有落在地上,生活的龙卷风就把每个人都包裹了进去,转得晕头转向。

很多年以后,我们才发现原来我们不曾例外,每一个人都被这场龙卷风吹得衣衫零乱,头发不整。有人失恋有人失业,有人永远没钱有人在与老公二奶争斗,有人为一个省级幼儿园名额朝思暮想……那个叫嚷着要物理老师自杀的女同学,刚刚经历一场痛苦的婚变,净身出户。奇怪的是她不但不自杀反而宣布要好好活着,说“从来没有这么神清气爽过……”

蜘蛛侠创造者斯坦·李说过一句话:不管多么富有,多么美丽,没有人不曾经历过艰难时光,谁又有真正无懈可击的生活?

是的,很多很多年后,我们经历了他们所经历的一切,才发现其实每一个成年人都是劫后余生,侥幸在这场龙卷风里留存下来的人,仍然在用有鱼尾纹的眼角微笑,用有唇纹的嘴巴亲吻,而天空并不遥远,鸽群也不让人愁怅,细雨中的桂花,其实有一种清香。

■文/黄佟佟

黄佟佟,湖南女子,现居广州,《花溪》杂志编辑总监

好色

安娜最近老嗅出王贵的不对劲。她非常不想承认,却又总疑心——王贵有别的女人了。

安娜思想斗争很厉害。她一面告诉自己,怎么可能?如果这个家有一個人有机会外遇的话,那一定是她安娜而不是王贵啊!那个猪头三。

她的怀疑是有理由的。首先,王贵每天出门前都对镜子“顾影自怜”。其次,王贵现在回家老不按时,先迟十分钟,再迟二十分钟,有时候竟然迟半小时。安娜每次询问,王贵都顾左右而言他,让安娜憋了一股无名火。上周日早上下课回家,通常都是十二点半,那天到家都快下午两点了。害安娜急得在家直转圈,以为王贵骑车出事,他们还为

这个吵了一架。

“你死哪儿去啦?”王贵一进门,安娜就大声吼上了。

王贵好像早就预料到安娜会骂他一样,张口就说:“马上要考试了,学生要我多讲会儿,我就多上了一课时。”神情坦然。“你骗老鬼啊?大家都不吃饭?”安娜才不相信。“你最近有问题!我告诉你,王贵,我观察你好久了。你总不按时回家,还好打扮,你打扮给谁看?你有外心了就直说。只要你讲出来,我就跟你离!拖你一分钟后腿我就不姓安!”

“你瞎扯什么呀?根本没影的事情,我喜欢谁了我?我根本不是那样的人。我看你是闲得慌了!”王贵的声音也高起来。

“我闲得慌?好日子没过上两天,你

就本性暴露!就你那副样子,你也去搞那东西,改不了的好色本性,儿子都像你!”这话在我们家已经成一个定式了。凡是我二多子的优点,都随安娜,凡是我二多子的缺点,都随王贵。安娜一批斗王贵,我们俩总有一个受牵连。这次是二多子。

二多子是个个人物。在他四岁头上,就坐在我家14寸孔雀牌黑白电视机前,眼睛都不眨地看芭蕾舞“天鹅湖”,而且居然一坐就是一个钟头,期间还不时蹲下来站起来。安娜从电视机前路过,小子还一脸不耐烦地叫安娜走开。安娜正高兴儿子遗传了自己的艺术细胞呢,笑眯眯地问二多子:“好看吧?阿姨在演小天鹅。”二多子不响。过一会突然冒出一句:“妈妈,阿姨裙子下面是穿裤头,还是光屁屁呀?”安娜

大惊失色,照着儿子屁股就拍一巴掌,“你个小流氓,一点点大不学好!这样好色,都随你爸!”王贵就这样父凭子贵沾染上了好色的毛病。“谁好色了?你胡说什么呀!”王贵不悦,转身去了厨房。

“就说你好色了!你还不承认?大街上见个好点的女的,头都扭不回来,口水滴出二里地。一点形象都没有。以前没钱你乖得很!这刚过两天好日子你就开始心花花,你还记得你有老婆孩儿……”

王贵对安娜连篇累牍、不带思索和喘气的大段指责,总显得语言苍白。整个家现在就剩安娜的声音。间或传出王贵突然爆发的吼声:“别没话找话!有病!”